夏履之履

□ 苏沧桑

《春　山》　　杨涤江绘

沿着一条古道上山，并没有什么让人震撼的景色。初次见面，感觉绍兴的夏履镇像一壶温和的黄酒，也像一个爱抿两口黄酒的温和江南人。

刚从泥里翻出的红薯，浸泡在溪水里，呈现丹霞地貌雨后的质地，薄透的胭脂红，是我见过最美的红。溪水在红薯凹凸的表面激起浪花，琉璃般的波纹里浮现一张女童的脸，她用筷子偷偷蘸着姨公的黄酒喝，脸颊飞起两朵胭脂红——是岁月很远很远那一头的我。

晨光呈现黄酒的质地，琥珀色，透明澄澈，竹林浸泡在晨光里，呈现最纯粹的绿，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第一眼看到的江南。往高处再走几步，晨光已长高，变成金色阳光在竹林间跳跃，如奔走着无数匹小鹿。

鸟鸣是这个隐秘之地的呼吸，清冽如黄酒的成色，让我想起昨夜淋到的这一年第一场秋风，秋风从后山竹林泅过来，从夏履镇双叶村周家祠堂的雕梁画栋间流下来，又从每个人的脚底盘旋而上，裹着越剧的袅袅之音，问候了端坐在祠堂里听戏的每个人，还有《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年迈的后裔们。我用毛衣裹紧自己，想起这一天是鲁迅先生的祭日，我是应该带一壶酒上山的。

我们沿着一条古道上山，前往夏履唯一未通车的自然村——双叶村的叶家山顶，山不高，路有点陡，古道边有不少怪石。让我震撼的，是骡子。

第一次遇见骡子，它们正在下山。从古道口望去，石阶绵延而上，隐没在高处的竹林间。随着哒哒哒哒的蹄声，古道尽头出现了一个牵骡子的中年男子，披着迷彩上衣，口里叼着一根烟。一头白色的骡子，然后是一头棕红色的骡子，再然后是三头黑色的骡子，排着队慢悠悠地从古道上下来。轻快的蹄声，温顺的眼神，湿漉漉的鼻子，轻柔的呼吸，像一群害羞的少年。这是江南难得见到的景致。它们身后，古道蜿蜒着通向透着亮光的山顶和山顶上那个古老的村落。

早在新石器时代，夏履一带便有人类活动，后因《吴越春秋》载大禹治水“冠挂不顾，履遗不蹑”而得名。有勾践“栖兵于此”的越王峥、陆游晚年“卜居遮翠岭”的车水岭等古迹。海拔400多米的叶家山顶，则因1000多年前宋南颖太守叶石令辞官来古越龙山隐居而闻名于世，至今留存许多遗迹，如鼓楼和下七间民居、采石造屋的一字岗、生产鹿鸣纸的作坊。

传说曾有一位造竹纸的先人，常常又累又饿，在石臼旁或烘室里昏睡过去，竹林间的梅花鹿便会呜呜长鸣来唤醒他，后人把这种竹纸叫做“鹿鸣纸”。千百年来，叶姓一族在此繁衍生息，自己筑水库，用竹管引水到家，造纸、辟茶园、编竹筐、种香榧、晒笋干、种蔬菜和高山云雾茶，自给有余，也挑下山去卖，或送人，一如他们的姓氏般枝繁叶茂。

一位久居都市的叶家山顶人曾在一个网站留下他的童年记忆，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和向往。他说，儿时出门有三条岭，一是倒挂岭，通向型塘、柯桥；二是干岭，通向店口、诸暨；三是双桥岭，通向夏履、萧山。倒挂岭最险最难走，他和姐姐小时候上外婆家，都是先由父亲背下去，回来时，父亲背不动，他们就爬。父亲总是说，前面有亮光的地方就到山上了，于是姐弟俩追赶着竹林斑斑点点的阳光，不时抬头仰望光亮，直到脖子发酸才到家。下雨天，小伙伴们钻进祠堂捉迷藏，偏房里放着柴草和老年人为自己百年之后备用的棺材。他们打赌躲猫猫，他躲进棺材里，小伙伴们翻遍柴草也没发现，直到他被母亲从棺材里揪着耳朵拎出来。

和无数中国村落一样，如今叶家山顶住的大多是老人，不同的是叶家山顶长寿老人特别多，最高寿者已有100岁，80岁以上占全部人口一半以上。秘诀呢？除了山好水好空气好，老人们有“三能”：能吃，大碗吃饭大块吃肉；能喝，每天绿茶不离身，黄酒也都能喝点；能干，天蒙蒙亮就上山割草、种地、背毛竹。

土灶里火光熊熊，几位老人坐在祠堂外的门廊前晒太阳，另外几位老人在对面自家门口谈笑、择菜，一只白色小狗绕着他们的腿撒欢。我坐在祠堂里喝茶，凝视阳光一寸寸在幽暗的祠堂天井里前行，看到了天黑下来后老人们披着棉衣坐在黑暗里的样子。秋风起时，雪落时，村里某个熟识的老人故去时，他们会伤感吗？会更想念外面的儿孙吗？寻找童年记忆的城里人从门口经过，他们高兴吗？如果叶家山顶被改造得更美，外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欢迎吗？

此刻，他们看我们的目光里盛着笑意，我感觉他们是愿意的。

坐在叶家山顶午后阳光里，像被裹进了绍兴黄酒馥郁的香味中，昏昏欲睡。绍兴黄酒越陈越香，所以称“老酒”，这个古老的村落，也像喝多了老酒的垂暮老人，让人担心它这一睡再也不会醒来。

下山时，第二次遇见骡子，我觉得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先听到从山脚传上来的哒哒蹄声，明显比之前下山的蹄声沉重很多，断断续续，像一阵阵急雨。终于，它们出现了，骡背上是装满黄沙的竹筐，地球引力和山的坡度，几乎要压垮它们。它来了，原本走在最后的那头小个子黑骡，昂首拱背往上猛走几步，每一步都像有千钧之力在往后拽它，它停下来张大鼻翼和嘴，呼哧呼哧急喘几口气，又昂起头，抬起腿，挣扎着往上迈步。当我们擦肩而过，整个山谷里万籁俱寂，只听到它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看见我们几个下山的人，骡子居然主动避到一旁。牵骡子的那个人走在最后，嘴里发着啾啾的声音，并没有大声呵斥或鞭挞，它们只停歇了几秒又自觉地继续前行。

我呆立很久，心里生出敬意，多么像负重前行的人们啊，多么像夏履镇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好的人们啊。一筐筐黄沙，一根根木材，一块块砖石，都是运到山上用来改造古村落的。当地干部赵建兴和他的搭档朱国庆以及同事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奔走在夏履的山水之间，一遍一遍徒步到山顶，帮古老的村落舒筋活血，返老还童，让它们不要老去，不要睡过去。

夏禹治水，勾践复国，钟灵毓秀的绍兴乃非常之境，多非常之人，“横眉”“俯首”的鲁迅，陆游、黄宗羲、陈洪绶、秋瑾、蔡元培……绍兴人睿智、圆通、内敛，最突出的性格是坚韧，他们认定一件事，会执著到底，越挫越勇，夏履人自然不例外。

小溪、竹筏、水仗，在夏履，童年离我们如此近。“履”的字形，多么像一头骡子在负重前行。“履”是鞋的意思，也是行走、实行、担任的意思，和它相关的很多成语，此刻一一来到眼前，仿佛都和夏履有了某种关系：安常履顺、步履维艰、履险如夷、戴天履地……

夏履是一杯温和的黄酒，却有着比酒更猛的后劲。这股后劲，才是夏履这杯老酒里的风骨，醇厚、绵长、带劲，回味无穷。

军魂浇铸的红色印记

□ 万兴坤

界碑，神圣而庄严，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象征。走近界碑才能真正读懂边关。

我曾多次去基层连队，最难忘的是新疆边防连。盛夏的早晨，太阳初升，象征国门的霍尔果斯口岸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鲜艳夺目。我和联合调研组的专家迎着朝阳从口岸边防营地出发，沿中哈边境蜿蜒崎岖的山道行驶，不时听到从山谷传来的潺潺水声。远远望去，那急湍的河流，像条白练在山涧飘荡。山坡、草地、云杉，让人心旷神怡。

行约两小时，到达阿拉马力边防连。营区一侧，有一红褐色花岗岩雕塑，镌刻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歌词。当年唱响大江南北的这首经典曲目，就诞生在这里。我入伍时，是唱着这首歌走进军营的。“阿拉马力”是突厥语，意为产苹果的地方。这里地处天山山脉的卡拉乔克山，山顶长年被积雪覆盖。山涧是条界河——霍尔果斯河。河的对岸是哈萨克斯坦。1962年，阿拉马力边防站建成，由步兵师的连职干部高立业出任第一任站长。那年8月1日，高立业奉命率10名公安战士，牵三峰骆驼，背一口铁锅，携带两把铁锹及生活用品，从霍城县徒步两天一夜，来到卡拉乔克山，选了个有利地形落脚。

《秋天的哨所》　　曾　军绘

那时的边防站，荒无人烟。当地牧民听说解放军来驻防，提醒高站长：“这种地方，冬天不是冻死，就是被狼叼走。”可是，祖国的门户总得有人来守。戍边官兵挖地窝，搭帐篷，安营扎寨。巡逻靠两条腿爬雪山，蹚冰河。照明没有电，靠煤油灯。烧饭没有煤，就地砍柴当柴火。下饭没有蔬菜，靠挖野菜代替。连史馆里，至今陈列着铁锅、骆驼鞍、马灯、镐头、铁锹等实物。“三峰骆驼一口锅，两把铁锹住地窝。”这是第一代戍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建站那年，伊犁军分区政治部派宣传干事李之金到阿拉马力边防站蹲点。他与边防战士同吃、同住，一起巡逻、站岗、放哨。他常听战友们念叨：“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祖国要我守边卡，石头缝中把根扎”。有天晚上，一名青海籍战士与李之金谈到边防站的艰苦生活，动情地说：“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我就到哪里安家。”李之金听了以后，彻夜难眠，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十来年的新疆生活让爱好文艺的李之金对当地民歌有着很深的了解，他以豪迈、激越的心情，把战士们一句句原汁原味、真情流露的语言消化、吸收，自己作词谱曲，创作出《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首歌从伊犁河谷走出，传遍大江南北。

如今的边防连，今非昔比。居住环境、生活条件、戍边装备、文化设施等不断改善提升。为传承红色基因，每年新兵下连，连队都要组织参观连史馆。尽管连队官兵一茬换一茬，但听党话、跟党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听从党中央指挥的军魂没有变，融入官兵的血液和灵魂中。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经典歌曲在连队一直传唱，依然那么青春、嘹亮。

我们一行向着霍尔果斯河的河源方向继续前行。溪水清澈，奔流不息。穿过丛林，见到界碑上鲜艳的国徽和涂着鲜红底色的“中国”二字，肃然起敬。站在界碑一旁，回望辽阔的疆土，我切身感受到，边宁才能国安。边关固若金汤，是戍边官兵用军魂浇铸的铜墙铁壁。祖国的繁荣，是因为有人守着荒凉。遥看卡拉乔克山上那红歌石碑，如同永恒的红色印记。

老爸有福

◎小小说

□ 邹世奇

老爸是个有福之人，让我感触尤深的是在妹妹的婚礼上。

妹妹本来要裸婚、坚决不办婚礼的，后来在长辈劝说下妥协了，但她的底线是不要司仪。她说：“姐，你给我主持。”于是在学校主持过文艺活动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当了婚礼司仪。

和妹妹、妹夫站在小城婚礼的红毯上，我作为司仪和家庭成员向来宾讲述这对新人在燕园相识、相知的经过时，现场起了一阵骚动，我清晰地听见，离舞台最近的人都在说着类似的话：“老邹命真好啊，有这样两个女儿。”“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呀？”“老邹这辈子值了。”我下意识在现场找了找我老爸，他坐在主桌主位上满眼含笑注视着台上，笑容那叫一个满足。轮到他致辞的时候，他重复说了好几次：“我觉得自己很有福。”

在小城亲友眼中，读了名校博士便是“出息”了，当然我们自己心里清楚，还差得远呢。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觉得老爸命好，这是因为，相对于这世上大多数父母的殚精竭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投入几乎是事半功倍。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妹妹是姥姥姥爷带大的，都是学龄前后才来到父母身边。那个年代不存在校外辅导班，父亲也从不辅导我们。我们做功课的时候，他在旁边看闲书。做完家庭作业，我们自觉检查一遍，确保无误后拿去给他签字，他拿过来用红笔草草写上一个“阅”，再签上日期，仅此而已。印象中他说的最多的话是：“学习是自己的事。”然后到了期中、期末考试，考好了不予置评、更不要说奖励，考得不好、名次退步了却是要打要罚的。妹妹一次也没被罚过，我几次挨罚，那滋味，至今仍不堪回首。

在父亲“无为而治”的教育方法下，妹妹一路成绩优异，不仅考上北大，还成了核物理学博士。和妹妹比起来，我的学业可就逊色很多，唯一令我在她面前保持长姐尊严的，可能就是我的一点所谓的文学特长。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在这点特长上，有老爸的影子。

妹妹很恋家，已经有了自己小家的人，只要有3天假期，必定携先生飞行近2000公里回小城跟父母一起过。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妹妹回家，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视频，内容是老爸在用毛笔写字。视频中，已有几颗淡淡老人斑的手握着毛笔，笔走龙蛇，随意挥洒间，笔力遒劲、布局严整，是一阕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几个字映入眼帘，我的眼角突然有点湿润，许多尘封的记忆扑面而来。

这只手，曾在纸上用钢笔工楷写下一首首古诗词，教我们认字，后来是让我们照着练字。我对诗词、继而对文学的热爱，就是那时候播下的种子。后来，父亲变“俗”了，爱上了搓麻将，那是因为他眼花了，看字会重影。但骨子里，他始终是那个爱读书、一肚子诗词文章、一手琴棋书画的爸爸。他是一个被行政工作和搓麻将耽误了的“文艺青年”，他对文艺的敏感、热忱，也许到我这里发了一点点芽。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一直以来被我忽视的事：也许因为他是那样的他，所以我才是这样的我。

而妹妹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受了父亲的影响。我们小时候，爸爸太爱看书了，家里的藏书多，爸爸还在源源不绝地从外面借书、租书。几乎所有的闲暇时间，爸爸都坐在椅子上静静看书，虽然看的都是些“闲书”。但在妹妹心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书是一件美好而重要的事，不然为什么爸爸每时每刻都在读呢？

几年前在云南木府，雪山前，耀眼的阳光下，抬头看见匾额上“天雨流芳”4个鎏金大字，导游解释说，那是纳西语的“读书去吧”，我一下子又想起爸爸和我们。

爸爸就像《种树郭橐驼传》里那个善于种树的驼子，在最合适的时候给小树苗舒展了树根、培实了土，然后就拍拍手走开，任两棵小树沐天风浴海雨，自由、茁壮地成长。爸爸用的是巧劲。

老爸的福气，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福气呢？

《父爱如歌》　　龙江飞绘

农事说

（外一首）

□ 牧　风

《甘南扎尕那写生》　　史　涛绘

把一切都倾诉给田野
一生只干一件事
整日整夜地把念想浸泡在农事上
甘南的青稞熟了
大海涌动着收获的欲望
屋檐下火镰翻动着身子
农人的心颤动着
身躯已是拉满的弓　蓄势待发
期盼太久　布满血丝的双眼昼夜醒着
白云浮动下的藏寨
在烟火的缭绕和经幡的飘荡中激动着
青稞的身子从夏日开始与季节追逐
到秋收才被丰硕锁住了脚步

向西行

火车离开金城
大片的喧嚣在时光前移中迅速撤退
一路向西
今夜我躲在《八声甘州》的某个皱褶
还是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凉州会盟
一切记忆都那么短暂而苍白
以至于我穿越乌鞘岭时想拼命地呼吸

远处的鸠摩罗什寺和马踏飞燕
在传递着千年掩藏的故事
一阵急切的脚步掠过
和着车身与铁轨的撕咬
把我骤醒的梦抛给陌生夜色酿成的酒泉
隐身在晨曦中的嘉峪关箭簇般射过胸膛
那翘首盼望的敦煌离我就不远了吧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苏沧桑《夏履之履》讲述作家探访浙江绍兴夏履镇双叶村叶家山顶的所思所感。这个小山村宛如醇厚芬芳的绍兴老酒，有温度、有后劲、有故事，这酒香如今已不怕巷子深。万兴坤《边关的红色印记》写作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马力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经典红色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诞生于这里，伴随着歌声，一代一代边防战士用行动诠释着对党和人民无限的忠诚。邹世奇《老爸的福气》中，成年的“我”在姐姐婚礼上突然认识到，自己今天的成长与父亲潜移默化、以身作则的教育方法密不可分。老爸的福气，更是“我们”自己的福气。牧风《农事说（外一首）》将我们的视野带向青藏高原，在对甘南风物的描摹中，那片神奇土地的辽远与深邃跃然纸上。

——编　者